

道光丙午鐫

靖康傳記金錄

海山仙館叢書

自序

元年正月三日差充行營司參謀官四日除尚書右丞
充畱守五日改充親征行營使二月三日以姚平仲事
罷職五日以士庶伏闕復舊職改充都大提舉京城四
壁守禦使金寇退師除知樞密院事六月差充河北河
東路宣撫使七月出師次懷州八月召赴闕議事九月
還次封邱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十月以言者改差提
舉亳州明道宮尋落職責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
安置尋移寧江以二年行次長沙聞召命復官除資政

殿大學士領開封府事時金寇再犯闕半年京師之圍未解四方盜賊蜂起余荷兩朝厚恩國步艱難不敢自愛方率義旅以援王室追念自乙巳之冬迄今纔歲餘一身之進退榮辱天下之安危利害紛然如此豈非真夢耶然一歲之間再致大寇雖曰天數亦人事也去春致寇其病原於崇觀以來軍政不修而起燕山之役去冬致寇其病原於去春失其所以和又失其所以戰何也賊以孤軍深入前阻堅城而後顧邀擊之威當是時不難於和而朝廷震懼其所邀求一切與之旣割三鎮

又質親王又許不貲之金幣使賊有以窺中國之弱此失其所以和也諸道之兵旣集數倍於賊將士氣銳而心齊朝廷畏怯莫肯一用懲姚平仲劫寨之小衄而忘周亞夫困敵之大計使賊安然厚有所得而歸此失其所以戰也失此二者之機會故令賊志益侈再舉南牧無所忌憚遂有并吞華夏之心譬猶病者證候旣明當用毒藥而不用雖暫得安疾必再來此必至之理也以今日而視去歲人心國勢之不相侔何止相什伯哉臣子之義惟當奮不顧身死以殉國家之急及其成功則

天也然自是之後朝廷非大有懲創士風非大有變革
內外大小同心協力以扶持宗社保全家室爲事掃去
偷懦苟且之習媚嫉譖愬之風雖使寇退亦豈易支吾
哉故余於此錄記其實而無隱庶幾後之覽者有感於
斯文

靖康傳信錄卷之一

宋 李 綱 撰

宣和七年冬金人敗盟分兵兩道入寇其一以戎子幹
離不爲帥寇燕山郭藥師叛燕山諸郡皆陷遂犯河北
其一以國相粘罕爲帥寇河東李師本叛忻代失守遂
圍大原邊報猝至朝廷震懼不復議戰守惟日謀避狄
之計然其事尙祕外廷未聞也至十二月中旬聞賊馬
逼近始遣李鄴借給事中奉使講和降詔罪已召天下
勤王之師且命皇太子爲開封牧宰執日聚都堂茫然

無策惟遣家屬散之四方易置東南守臣具舟楫運寶
貨爲東下計於是避狄之謀外廷始聞余時爲太常寺
少卿素與給事中吳敏厚善夜過其家謂敏曰事急矣
建牧之議豈非欲委以畱守之任乎東宮恭儉之德聞
於天下以守宗社是也而建以爲牧非也巨盜猖獗如
此宗社不守中原且無人種自非傳以位號使招徠天
下豪傑與之共守何以克濟公從官以獻納論思爲職
曷不以非時請對爲上極言之使言不合意不過一死
死有輕於鴻毛者此其時也敏曰監國可乎余曰不可

唐肅宗靈武之事當時不建位號不足以復邦家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上聰明仁慈倘感公言萬一能行此金人且將悔禍退師宗社底寧豈徒都城之人獲安天下之人皆將受賜非發勇猛廣大慈悲之心忘身殉國者孰能任此敏翌日求對具道所以且曰陛下能用臣言則宗社靈長聖壽無疆上曰何以言之敏曰神霄萬壽宮所謂長生大帝君者陛下是也必有青華帝君以助之其兆已見於此上感悟嘆息因言李綱之論蓋與臣同有旨召余赴都堂稟議訖隨宰執至

文字庫祇候引對實二十三日也其日余懷所論著劄
子待對文字庫上御玉華閣先召宰執吳敏等對至日
晡時內禪之議已決催吳敏與門下侍郎草傳位詔百
官班垂拱殿下宣示詔旨余不復得對是夕命皇太子
入居禁中覆以御袍皇太子俯伏感涕力辭因得疾召
東宮官耿南仲視醫藥至夜半方蘇翌日又固辭不從
乃卽大位御垂拱殿見宰執百官時日有五色挾珥赤
黃色有重日相摩蕩久之乃尊道君皇帝曰太上皇帝
居龍德宮道君太上皇后居擷景園以李邦彥爲龍德

宮使蔡攸吳敏副之皆奉道君太上皇帝旨也大赦天下翰林學士王孝迪實草赦書而不著上自東宮傳位之意致四方疑士論非之詔有司討論所以崇奉道君太上皇帝者余時猶在太常條具以聞詔遣節度使梁方平將騎七千守濬州步軍都指揮使何灌將兵二萬扼河津探報虜騎漸逼故也二十八日有旨召對延和殿上迎謂曰卿頃論水章疏朕在東宮見之至今猶能誦憶嘗爲賦詩有秋來一鳳向南飛之句余敘謝訖因奏曰陛下養德東宮十有餘年恭儉日聞海內屬望道

君太上皇帝觀天意順人心爲宗社計傳位陛下授受之際燦然明白下視有唐爲不足道也願致天下之養極所以崇奉者以昭聖孝今金寇先聲雖若可畏然聞有內禪之舉勢必銷縮請和厚有所邀求於朝廷臣竊料之大槩有五欲稱尊號一也欲得歸朝人二也欲增歲幣三也欲求犒師之物四也欲割疆土五也欲稱尊號如契丹故事當法以大事小之義不足惜欲得歸朝人當盡以與之以昭示大信不足惜欲增歲幣當告以舊約以燕山雲中歸中國故歲幣增於大遼者兩倍今

既背約自取之則歲幣當減國家敦示和好不校貨財
姑如原數可也欲求犒師之物當量力以與至於疆土
則祖宗之地子孫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願陛下
畱神於此數者執之之堅無爲浮議所搖可無後艱并
陳所以禦敵固守之策上皆嘉納翌日有旨除兵部侍
郎日下供職靖康元年正月一日上御明堂受文武朝
賀退詣龍德宮朝賀道君太上皇帝百官班於門外宰
執進見三日有旨以吳敏爲行營副使以余爲參謀官
團結軍馬於殿前又以蔡攸爲恭謝行宮使宇文粹中

副之以治道君太上皇帝東幸之具蓋幹離不之兵距
濬州不守梁方平戰衄燒橋而遁何灌軍馬望風潰散
賊遂渡河是日聞報故也夜漏二鼓道君太上皇帝出
通津門東下道君太上皇后及皇子帝姬等相續以行
侍從百官往往潛遁是時從官以邊事求見者皆非時
賜對四日余待對班於延和殿下聞宰執奏事議欲奉
鑾輿出狩襄鄧問余窮思之以爲不可適遇知東闔門
事朱孝莊於殿廷間語之曰有急事欲與宰執廷辦公
能奏取旨乎孝莊曰宰執奏事未退而從官求對前此

無例余曰此何時而用例耶孝莊許諾卽具奏得旨引
對余拜訖升殿立於執政之末自啟奏曰聞諸道路宰
執欲奉陛下出狩以避狄果有之宗社危矣且道君太
上皇帝以宗社之故傳位陛下今捨之而去可乎上默
然太宰白時中曰都城豈可以守余曰天下城池豈復
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
若能激勵將士慰安民心與之固守豈有不可守之理
語未既有內侍領京城所陳良弼自內殿出奏曰京城
樓櫓創脩百未及一二又城東樊家岡一帶濠河淺狹

決難保守願陛下詳議之上顧余曰卿可同蔡楙良弼
往視朕於此俟卿余旣被旨同楙良弼亟詣新城東壁
遍觀城濠回奏延和殿車駕猶未興也上顧問如何楙
對以爲不可守余曰城堅且高樓櫓誠未備然不必樓
櫓亦可守壕河惟樊家岡一帶以禁地不許開鑿誠爲
淺狹然以精兵强弩占據可以無虞上顧宰執曰策將
安出宰執皆默然余進曰今日之計莫若整飭軍馬揚
聲出戰固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曰誰可
將者余曰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祿畜養大臣蓋將用之

於有事之日今白時中李邦彥等書生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控馭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怒甚厲聲曰李綱莫能將兵出戰否余曰陛下不以臣爲庸懦倘使治兵願以死報第人微官卑恐不足以鎮服士卒上顧宰執曰執政有何闕趙野對曰尙書右丞闕時宇文粹中隨道君東幸故也上曰李綱除右丞面賜袍帶并笏余致謝且敘以時方艱難不敢辭之意車駕興進膳賜宰執食於崇政門外廡再召對於福寧殿去畱之計未決故也宰執猶以去計勸上有旨命余畱守李忱副